禅宗必背公案一百余则

一 拈花示众

世尊在灵山会上，拈花示众。是时众皆默然，唯迦叶尊者破颜微笑。世尊曰：吾有正法眼藏，涅槃妙心，实相无相，微妙法门，不立文字，教外别传，付嘱摩诃迦叶。

二 妇得分娩

殃崛摩罗因持钵至一长者门，其家妇人正值产难。长者曰：瞿昙弟子，汝为至圣，当有何法能免产难？殃崛语长者曰：我乍入道，未知此法，待我回问世尊，却来相报。及返具事白佛。佛告殃崛：汝速去报言，我从贤圣法来，未曾杀生。殃崛奉佛语，疾往告之，其妇得闻，当时分娩。

三 倒却门前刹竿著

阿难一日问迦叶曰：世尊传金缕袈裟外，别传个什么？迦叶召阿难，阿难应诺。迦叶曰：倒却门前刹竿著。

四 廓然无圣

帝问曰：朕即位已来，造寺写经，度僧不可胜纪，有何功德？祖曰：并无功德。帝曰：何以无功德？祖曰：此但人天小果，有漏之因，如影随形，虽有非实。帝曰：如何是真功德？祖曰：净智妙圆，体自空寂，如是功德，不以世求。帝又问：如何是圣谛第一义？祖曰：廓然无圣。帝曰：对朕者谁？祖曰：不识。

五 与汝安心竟

可曰：诸佛法印，可得闻乎？祖曰：诸佛法印，匪从人得。可曰：我心未宁，乞师与安。祖曰：将心来，与汝安。可良久曰：觅心了不可得。祖曰：我与汝安心竟。

六 各呈所得

越九年，祖欲返天竺，命门人曰：时将至矣，汝等盍各言所得乎？时有道副对曰：如我所见，不执文字，不离文字，而为道用。祖曰：汝得吾皮。

尼持曰：我今所解，如庆喜见阿佛国，一见更不再见。祖曰：汝得吾肉。

道育曰：四大本空，五阴非有，而我见处，无一法可得。祖曰：汝得吾骨。

最后慧可礼拜，依位而立。祖曰：汝得吾髓。

七 将罪来，与汝忏

一日三祖问二祖曰：弟子身缠风恙，请和尚忏罪。祖曰：将罪来，与汝忏。士良久曰：觅罪不可得。祖曰：与汝忏罪竟。

八 谁缚汝

道信问：唯愿和尚教某甲解脱法门。三祖云：谁人缚汝？对曰：无人缚。师云：既无人缚汝，即是解脱，何须更求解脱？

九 本来无一物

神秀偈曰：

　　身是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，时时勤拂拭，勿使惹尘埃。

慧能偈曰：

　　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

十 我不会佛法

有僧问师：黄梅意旨何人得？师云：会佛法者得。僧曰：和尚还得也无？师云：我不得。僧曰：和尚为什么不得？师云：我不会佛法。

十一 哪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

慧明作礼云：望行者为我说法。祖云：汝既为法而来，可屏息诸缘，勿生一念，吾为汝说。明良久。祖云：不思善，不思恶，正与么时，哪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？慧明言下大悟。

十二 密在汝边

慧明复问祖云：上来密语密意外，还更有密意否？祖云：与汝说者，即非密也。汝若返照，密在汝边。

十三 仁者心动

师一日思惟：时当弘法，不可终遁。遂出至广州法性寺，值印宗法师讲涅槃经。时有风吹幡动，一僧曰：风动。一僧曰：幡动。议论不已。师进曰：不是风动，不是幡动，仁者心动。

十四 不论禅定解脱

宗复问曰：黄梅付嘱，如何指授？慧能曰：指授即无，惟论见性，不论禅定解脱。宗曰：何不论禅定解脱？能曰：为是二法，不是佛法。佛法是不二之法。

十五 诸佛妙理，非关文字

尼乃执卷问字。祖曰：字即不识，义即请问。尼曰：字尚不识，焉能会义？祖曰：诸佛妙理，非关文字。

十六 知解宗徒

一日，六祖告众曰：吾有一物，无头无尾，无名无字，无背无面，诸人还识否？神会出曰：是诸佛之本源，神会之佛性。祖曰：向汝道无名无字，汝便唤作本源佛性。汝向去有把茆盖头，也只成个知解宗徒。

十七 随方解缚，假名三昧

未审和尚以何法诲人？祖曰：吾若言有法与人，即为诳汝。但且随方解缚，假名三昧。

十八 道由心悟，岂在坐也

薛简曰：京城禅德皆云：欲得会道，必须坐禅习定。若不因禅定而得解脱者，未之有也。未审师所说法如何？

慧能曰：道由心悟，岂在坐也？经云：若言如来若坐若卧，是行邪道。何故？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。无生无灭，是如来清净禅；诸法空寂，是如来清净坐。究竟无证，岂况坐耶？

十九 三岁说得，八十行不得

白居易侍郎出守兹郡，因入山谒鸟窠禅师。

问曰：禅师住处甚危险。师曰：太守危险尤甚！白曰：弟子位镇江山，何险之有！师曰：薪火相交，识性不停，得非险乎？又问：如何是佛法大意？师曰：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白曰：三岁孩儿也解恁么道。师曰：三岁孩儿虽道得，八十老人行不得。

二十 国师三唤

一日唤侍者，者应诺。如是三召三应。师曰：将谓吾孤负汝，却是汝孤负吾。

二十一 万法本闲，唯人自闹

上堂：青萝夤（音银，攀援）缘，直上寒松之顶；白云淡伫，出没太虚之中。万法本闲，而人自闹。

二十二 永嘉见六祖

觉遂同策来参，绕师三匝，振锡而立。

祖曰：夫沙门者，具三千威仪、八万细行。大德自何方而来，生大我慢？觉曰：生死事大，无常迅速。祖曰：何不体取无生，了无速乎？曰：体即无生，了本无速。祖曰：如是，如是！

玄觉方具威仪礼拜，须臾告辞。祖曰：返太速乎？曰：本自非动，岂有速耶？祖曰：谁知非动？曰：仁者自生分别。祖曰：汝甚得无生之意。曰：无生岂有意耶？祖曰：无意，谁当分别？曰：分别亦非意。祖曰：善哉！少留一宿。时谓一宿觉，有证道歌、禅宗永嘉集留通于世。

二十三 修证即不无，染污即不得

怀让禅师初谒嵩山安国师，安发之曹溪参叩。让至，礼拜，师曰：甚处来？

曰：嵩山。师曰：什么物？恁么来？曰：说似一物即不中。师曰：还可修证否？曰：修证即不无，污染即不得。师曰：只此不污染，诸佛之所护念。汝既如是，吾亦如是。西天般若多罗谶汝足下出一马驹，踏杀天下人。应在汝心，不须速说。

二十四 磨砖成镜

马祖居南岳传法院，独处一庵，唯习坐禅，凡有来访者都不顾。怀让禅师往看之，彼亦不顾。怀让观其神宇有异，遂忆六祖谶，乃多方而诱导之。

一日将砖于庵前磨，马祖亦不顾。时既久，乃问曰：作什么？怀让禅师云：磨作镜。马祖云：磨砖岂得成镜？怀让禅师云：磨砖既不成镜，坐禅岂能成佛！马祖乃离座云：如何即是？怀让禅师云：譬如驾车，车若不行，打牛即是？打车即是？又云：汝学坐禅？为学坐佛？若学坐禅，禅非坐卧；若学坐佛，佛非定相。于无住法，不应取舍。汝若坐佛，即是杀佛；若执坐相，非达其理。马祖闻斯示诲，豁然开悟。

二十五 圣谛亦不为

行思禅师本州安城刘氏子。幼岁出家，每群居论道，师唯默然。闻曹溪法席，乃往参礼。问曰：当何所务，即不落阶级？祖曰：汝曾作甚么来？师曰：圣谛亦不为。祖曰：落何阶级？师曰：圣谛尚不为，何阶级之有！

二十六 藏头白，海头黑

僧问马祖：离四句、绝百非，请师直指西来意。祖曰：我今日劳倦，不能为汝说得，问取智藏。其僧乃来问智藏。藏曰：汝何不问和尚？僧曰：和尚令某甲来问上座。藏曰：我今日头痛，不能为汝说得，问取海兄去。僧又去问海。海曰：我到这里却不会。僧乃举似马祖。祖曰：藏头白，海头黑。

二十七 独超物外

一夕西堂、百丈、南泉侍祖玩月次。祖曰：正恁么时如何？西堂云：正好供养。百丈云：正好修行。南泉拂袖便去。祖云：经入藏，禅归海，唯有普愿，独超物外。

二十八 只未了底心即是

汾州无业禅师参祖，祖睹其状貌瑰伟，语音如钟，乃曰：巍巍佛堂，其中无佛。业礼跪而问曰：三乘文学，粗穷其旨。常闻禅门即心是佛，实未能了。祖曰：只未了底心即是，更无别物。

二十九 石头路滑

邓隐峰辞师，师曰：甚么处去？曰：石头去。师曰：石头路滑。曰：竿木随身，逢场作戏。便去。才到石头，即绕禅床一匝，振锡一声。问：是何宗旨？石头曰：苍天，苍天！峰无语，却回举似师。师曰：汝更去问，待他有答，汝便嘘两声。峰又去，依前问。石头乃嘘两声。峰又无语，回举似师。师曰：向汝道石头路滑。

三十 马祖开示无业

无业禅师复问：如何是祖师西来密传心印？祖曰：大德正闹在，且去！别时来。业才出，祖召曰：大德。业回首。祖云：是什么？业便领悟礼拜。祖云：这钝汉，礼拜作么？业悲泣云：本谓佛道长远，勤苦旷劫，方始得成，今日始知法身实相，本自具足。

三十一 亮座主悟道

亮座主参祖，祖问曰：见说座主大讲得经论，是否？亮云：不敢。祖曰：将甚么讲？亮云：将心讲。祖曰：心如工伎儿，意如和伎者，争解得经？亮抗声云：心既讲不得，虚空莫讲得么？祖曰：却是虚空讲得。亮无语，便出，将下阶。祖召云：座主。亮回首，通身汗出，豁然大悟，便礼拜。祖曰：这钝根阿师，礼拜作么？

亮归寺，告众曰：某甲所讲经论，谓无人及得。今日被马大师一问，平生工夫，冰消瓦解。我尔许多时，皆是诳汝。遂散学徒，径入西山，更无消息。

三十二 水潦和尚悟道

洪州水潦和尚初参祖，问：如何是西来的的意？祖云：礼拜著。潦才礼拜，祖便与一蹋。潦大悟，起来，抚掌呵呵大笑云：也大奇，也大奇，百千三昧，无量妙义，只向一毛头上，便识得根源去。便礼拜而退。

后告众云：自从一吃马师蹋，直至如今笑不休。

三十三 庞运问法马祖

待汝一口吸尽西江水，即向汝道

庞居士问祖云：不与万法为侣者，是甚么人？马祖曰：待汝一口吸尽西江水，即向汝道。

三十四 恁么不恁么总不得

药山惟俨禅师初参石头，便问：三乘十二分教，某甲粗知。常闻南方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，实未明了，伏望和尚慈悲指示。头曰：恁么也不得，不恁么也不得，恁么不恁么总不得。子作么生？山罔措。头曰：子因缘不在此，且往马大师处去。山禀命，恭礼祖，仍伸前问。

祖曰：我有时教伊扬眉瞬目，有时不教伊扬眉瞬目；有时扬眉瞬目者是，有时扬眉瞬目者不是。子作么生？山于言下契悟，便礼拜。祖曰：你见甚么道理便礼拜？山曰：某甲在石头处，如蚊子上铁牛。祖曰：汝既如是，善自护持。侍奉三年。

三十五 佛无知见，知见乃魔耳

招提慧朗初于石头座下参学，久参不契，后往江西参马祖。马祖问曰：汝来何求？朗曰：求佛知见。马祖曰：佛无知见，知见乃魔耳。

三十六 野鸭子

百丈侍马祖行次，见一群野鸭飞过。祖曰：是甚么？丈曰：野鸭子。祖曰：甚处去也？丈曰：飞过去也。祖遂把百丈鼻扭，百丈负痛失声。祖曰：又道飞过去也！百丈于言下有省。却归侍者寮，哀哀大哭。同事问曰：汝忆父母邪？丈曰：无。曰：被人骂邪？丈曰：无。曰：哭作甚么？丈曰：我鼻孔被大师扭得痛不彻。同事曰：有甚因缘不契？丈曰：汝问取和尚去。同事问祖曰：海侍者有何因缘不契，在寮中哭？告和尚为某甲说。祖曰：是伊会也。汝自问取他。同事归寮曰：和尚道汝会也，教我自问汝。百丈乃呵呵大笑。同事曰：适来哭，如今为甚却笑？丈曰：适来哭，如今笑。同事罔然。

三十七 百丈卷席

次日，马祖升堂，众才集，百丈出卷却席，祖便下座。百丈随至方丈。祖曰：我适来未曾说话，汝为甚便卷却席？丈曰：昨日被和尚扭得鼻头痛。祖曰：汝昨日向甚处留心？丈曰：鼻头今日又不痛也。祖曰：汝深明昨日事。师作礼而退。

三十八 不昧因果

百丈每上堂，有一老人随众听法。一日众退，唯老人不去。百丈问：汝是何人？老人曰：某非人也。于过去迦叶佛时，曾住此山，因学人问：大修行人还落因果也无？某对云：不落因果。遂五百生堕野狐身。今请和尚代一转语，贵脱野狐身。丈曰：汝问。老人曰：大修行人还落因果也无？丈曰：不昧因果。老人于言下大悟。

三十九 见与师齐，损师半德

一日，百丈谓众曰：佛法不是小事。老僧昔被马大师一喝，直得三日耳聋。黄檗闻举，不觉吐舌。百丈曰：子以后莫承嗣马祖去么？檗曰：不然。今日因和尚举，得见马祖大机之用，然且不识马祖。若嗣马祖，以后丧我儿孙。

百丈曰：如是，如是！见与师齐，减师半德；见过于师，方堪传授。子甚有超师之见。檗便礼拜。

四十 三日耳聋

百丈侍马祖。祖举起拂子。丈曰：即此用，离此用？祖放下拂子。良久曰：汝向后开两片皮，将何为人？丈取拂子竖起。祖曰：即此用，离此用？丈亦放下拂子。祖振威一喝，师直得三日耳聋。

四十一 佛病最难治

百丈禅师上堂云：心若不乱，不用求佛求菩提涅槃。若着佛求属贪，贪变成病，故云佛病最难治。谤佛毁法乃可取食。

四十二 传语西堂

百丈禅师谓众曰：我要一人传语西堂，阿谁去得？五峰曰：某甲去。师曰：汝作么生传语？峰曰：待见西堂即道。师曰：见后道什么？峰曰：却来说似和尚。

四十三 南泉斩猫

南泉因东西两堂争猫儿，遇之，白众曰：道得即救取猫儿，道不得即斩却也。众无对，南泉便斩之。赵州自外归，南泉举前语示之。州乃脱履安头上而出。南泉曰：子若在，即救得猫儿也。

四十四 只饶不来，犹差一线道

问：牛头未见四祖百鸟衔花供养时如何？南泉云：只为步步踏佛阶。问：见后为什么不来？南泉云：直饶不来，犹较王老师一线道在。

四十五 时人见此一株花如梦相似

陆大夫向南泉道：肇法师也甚奇怪，解道天地与我同根，万物与我一体。南泉指庭前牡丹花曰：大夫！时人见此一株花如梦相似。陆罔测。

四十六 唤作如如，早是变也

有讲经论大德来参南泉。泉问：教中以何为体？对云：如如为体。泉云：以何为极则？对云：法身为极则。泉云：实也无？对云：实也。泉云：唤作如如，早是变也，作么生是体？大德无对。

四十七 古佛过去久矣

僧问齐安国师：如何是本身卢舍那？安曰：与老僧过净瓶来。僧将净瓶至。安曰：却安旧处著。僧送至本处，复来诘问。安曰：古佛过去久矣。

四十八 日下孤灯，果然失照

有讲僧来参齐安国师，师问座主：蕴何事业？对曰：讲华严经。齐安曰：有几种法界？曰：广说则重重无尽，略说有四种。齐安竖起拂子曰：这个是第几种法界？主沉吟。齐安曰：思而知，虑而解，是鬼家活计，日下孤灯，果然失照。

四十九 归宗斩蛇

归宗除草次，有讲僧来参，忽有一蛇过，归宗以锄断之。僧曰：久向归宗，元来是个粗行沙门。宗曰：你粗，我粗？曰：如何是粗？宗竖起锄头。曰：如何是细？宗作斩蛇势。曰：与么，则依而行之。宗曰：依而行之且置，你甚处见我斩蛇？僧无对。

五十 已进不退

邓隐峰一日推车次，马祖展脚在路上坐。师曰：请师收足。祖曰：已展不缩。师曰：已进不退。乃推车碾损祖脚。祖归法堂，执斧子曰：适来碾损老僧脚底出来！师便出于祖前，引颈，祖乃置斧。

五十一 梅子熟了

马祖闻大梅住山，乃令一僧到问云：和尚见马师，得个什么，便住此山？常云：马师向我道即心是佛，我便向这里住。僧云：马师近日佛法又别。常云：作么生别？僧云：近日又道，非心非佛。常云：这老汉惑乱人，未有了日。任汝非心非佛，我只管即心即佛。其僧回，举似祖。祖云：梅子熟也。

五十二 从生到死，只是这个

五泄山灵默禅师初谒马祖，遂得披剃受具。后远谒石头，便问：一言相契即住，不契即去。石头据坐，灵默便行。头随后召曰：阇黎！默回首。头曰：从生至死，只是这个，回头转脑作么？默言下大悟。

五十三 宝积示灭

师将顺世，告众曰：有人邈得吾真否？众将所写真呈，皆不契师意。普化出曰：某甲邈得。师曰：何不呈似老僧。化乃打筋斗而出。师曰：这汉向后掣风狂去在！师乃奄化。

五十四 鲁祖面壁

师寻常见僧来，便面壁。南泉闻曰：我寻常向师僧道，向佛未出世时僧会取，尚不得一个半个？他恁么驴年去！

五十五 早呈似和尚

一日，马祖遣智藏禅师诣长安，奉书于忠国师。国师问曰：汝师说甚么法？智藏从东过西而立。国师曰：只这个更别有？智藏却从西过东边立。国师曰：这个是马师底，仁者作么生？智藏曰：早个呈似和尚了也。

五十六 汝无佛性

僧问：四大五蕴身中，阿哪个是本来佛性？章敬乃呼僧名，僧应诺。章敬良久曰：汝无佛性。

五十七 我这里一物也无

大珠初参祖，祖问曰：从何处来？曰：越州大云寺来。祖曰：来此拟须何事？曰：来求佛法。祖曰：自家宝藏不顾，抛家散走作什么？我这里一物也无，求甚么佛法？珠遂礼拜，问曰：阿哪个是慧海自家宝藏？祖曰：即今问我者是汝宝藏，一切具足，更无欠少，使用自在，何假向外求觅？珠于言下自识本心，不由知觉，踊跃礼谢，师事六载。

五十八 饥来吃饭困来眠

源律师问：和尚修道，还用功否？师曰：用功。曰：如何用功？师曰：饥来吃饭，困来即眠。曰：一切人总如是，同师用功否？师曰：不同。曰：何故不同？师曰：他吃饭时不肯吃饭，百种须索；睡时不肯睡，千般计较。所以不同也。律师杜口。

五十九 慧藏牧牛

一日，在厨作务次，祖问：作甚么？曰：牧牛。祖曰：作么生牧？曰：一回入草去，蓦鼻拽将回。祖曰：子真牧牛。师便休。

六十 恁么捉虚空始得

慧藏禅师问西堂：汝还解捉得虚空么？堂曰：捉得。师曰：作么生捉？堂以手撮虚空。师曰：汝不解捉。堂却问：师兄作么生捉？师把西堂鼻孔拽，堂作忍痛声曰：太煞！拽人鼻孔，直欲脱去。师曰：直须恁么捉虚空始得。

六十一 猩猩与汝相见了

仰问中邑洪恩禅师：如何得见佛性义？师曰：我与汝说个譬喻：如一室有六窗，内有一狝猴，外有狝猴从东边唤猩猩，猩猩即应，如是六窗俱唤俱应。仰山礼谢，起曰：适蒙和尚譬喻，无不了知。更有一事：只如内狝猴睡著，外狝猴欲与相见，又且如何？师下绳床，执仰山手作舞曰：猩猩与汝相见了！譬如蟭螟虫，在蚊子眼睫上作窠，向十字街头叫云：土旷人稀，相逢者少。

六十二 莫妄想

无业禅师自得旨后，诣曹溪，礼祖塔，及卢岳天台，寻遍圣迹。后住开元精舍，学者致问，多答之曰：莫妄想。

六十三 总是假名陈

居士见僧讲金刚经，至无我无人。居士问云：既无我无人，是谁讲？谁听？座主无语。居士乃与颂曰：无我复无人，作么有疏亲，劝师休历座，不似直求真。金刚般若性，外绝一纤尘，我闻并信受，总是假名陈。主闻偈，欣然仰叹。

六十四 丹霞烧佛

唐元和中至洛京龙门香山，与伏牛和尚为友。后于慧林寺遇天大寒，取木佛烧火向，院主诃曰：何得烧我木佛？师以杖子拨灰曰：吾烧取舍利。主曰：木佛何有舍利？师曰：既无舍利，更取两尊烧。主自后眉须堕落。

六十五 沩山考仰山与香严

沩山睡次，仰山问讯，师便回面向壁。仰曰：和尚何得如此！沩山起曰：我适来得一梦，你试为我原看。仰取一盆水，与沩山洗面。少顷，香严亦来问讯。沩山曰：我适来得一梦，寂子为我原了，汝更与我原看。严乃点一碗茶来。沩山曰：二子见解，过于鹙子。

六十六 取不会的

僧问沩山：如何是道？师曰：无心是道。曰：某甲不会。师曰：会取不会底好！曰：如何是不会底？师曰：只汝是，不是别人。

六十七 总是魔说

沩山问师：涅槃经四十卷，多少是佛说，多少是魔说？师曰：总是魔说。沩山曰：以后无人奈子何！

六十八 仰山摔镜

仰山住东平时，沩山令僧送书并镜与师。仰山上堂，提起示众曰：且道是沩山镜，东平镜？若道是东平镜，又是沩山送来。若道是沩山镜，又在东平手里。道得则留取，道不得则扑破去也。众无语。仰山遂扑破，便下座。

六十九 点什么心

德山遂担青龙疏钞出蜀。至澧阳路上，见一婆子卖饼，因息肩买饼点心，婆指担曰：这个是甚么文字？山曰：青龙疏钞。婆曰：讲何经？山曰：金刚经。婆曰：我有一问，你若答得，施与点心，若答不得，且别处去。金刚经道：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。未审上座点哪个心？山无语。

七十 不疑天下老和尚舌头

一夕德山侍立次，潭曰：更深，何不下去？德山珍重便出，却回曰：外面黑。潭点纸烛度与师，师拟接，潭复吹灭。山于此大悟，便礼拜。潭曰：子见个甚么？山曰：从今向去，更不疑天下老和尚舌头也。

七十一 望州亭与汝相见了

上堂：诸上座，望州亭与汝相见了也，乌石岭与汝相见了也，僧堂前与汝相见了也。

七十二 一棒打杀与狗吃

举：世尊初生下，一手指天，一手指地，周行七步，目顾四方，云：天上天下，唯我独尊。师曰：我当时若见，一棒打杀与狗子吃却，贵图天下太平。

七十三 非想非非想天，有几人退位

云门禅师到江州，有陈尚书者请斋。才见便问：儒书中即不问，三乘十二分教自有座主，作么生是衲僧行脚事？师曰：曾问几人来？书曰：即今问上座。师曰：即今且置，作么生是教意？书曰：黄卷赤轴。师曰：这个是文字语言，作么生是教意？书曰：口欲谈而辞丧，心欲缘而虑忘。师曰：口欲谈而辞丧，为对有言。心欲缘而虑忘，为对忘想。作么生是教意？书无语。师曰：见说尚书看法华经，是否？书曰：是。师曰：经中道，一切治生产业，皆与实相不相违背。且道非非想天，有几人退位？书无语。师曰：尚书且莫草草。三经五论，师僧抛却，特入丛林。十年二十年，尚不奈何。尚书又争得会？书礼拜曰：某甲罪过。

七十四 去！谁信汝

玄沙师备禅师因参次，闻燕子声，乃曰：深谈实相，善说法要。便下座。时有僧请益，曰：某甲不会。沙曰：去！谁信汝？

七十五 不知最亲切

法眼禅师，嗣地藏。师同绍修、法进三人欲出岭，过地藏院，阻雪少憩。附炉次，藏问：此行何之？师曰：行脚去。藏曰：作么生是行脚事？师曰：不知。藏曰：不知最亲切。

七十六 若论佛法，一切现成

雪霁法眼欲辞去，藏门送之，问曰：上座寻常说三界唯心，万法唯识。乃指庭下片石曰：且道此石在心内？在心外？法眼曰：在心内。藏曰：行脚人著甚么来由，安片石在心头？法眼窘无以对，即放包依席下求决择。近一月余，日呈见解，说道理。藏语之曰：佛法不恁么。法眼曰：某甲词穷理绝也。藏曰：若论佛法，一切现成。法眼于言下大悟，因议留止。

七十七 唤什么作万象

子方上座自长庆来，法眼举长庆偈问曰：作么生是万象之中独露身？子方举拂子。眼曰：恁么会又争得？曰：和尚尊意如何？眼曰：唤甚么作万象？曰：古人不拨万象。眼曰：万象之中独露身，说甚么拨不拨？子方豁然悟解，述偈投诚。

七十八 丙丁童子来求火

玄则禅师，滑州卫南人。初问青峰：如何是学人自己？青峰云：丙丁童子来求火。后谒法眼，法眼问：甚处来？云：青峰来。眼云：青峰有何言句？则举前话。眼云：上座作么生会？则云：丙丁属火，而更求火。如将自己求自己。眼云：与么会又争得？则云：某甲只与么，未审和尚如何？眼云：你问我，我与你道。则问：如何是学人自己？眼云：丙丁童子来求火。则于言下大悟。

七十九 一物不为

一日在石上坐次，石头问曰：汝在这里作么？曰：一物不为。头曰：恁么即闲坐也。曰：若闲坐即为也。头曰：汝道不为，不为个甚么？曰：千圣亦不识。

头以偈赞曰：从来共住不知名，任运相将只么行。自古上贤犹不识，造次凡流岂可明？

八十 看穿牛皮，方得看经

药山看经次，僧问：和尚寻常不许人看经，为甚么却自看？药山曰：我只图遮眼。曰：某甲学和尚还得也无？山曰：汝若看，牛皮也须穿。

八十一 云在青天水在瓶

李翱相公来见药山，山看经次，殊不采顾。相公不肯礼拜，乃发轻言：见面不如千里闻名。山召相公，相公应诺。山曰：何得贵耳而贱目乎？相公便礼拜。起来申问：如何是道？山指天又指地曰：云在青天水在瓶。相公礼拜。

八十二 寸丝不挂

尼玄机常习定于大日山石窟中。一日忽念曰：法性湛然，本无去住。厌喧趋寂，岂为达邪？乃往参雪峰。

峰问：甚处来？曰：大日山来。峰曰：日出也未？曰：若出则融却雪峰。峰曰：汝名甚么？曰：玄机。峰曰：日织多少？曰：寸丝不挂。遂礼拜退，才行三五步，峰召曰：袈裟角拖地也。玄机回首。峰曰：大好寸丝不挂。

八十三 药中之忌

琅琊觉禅师尝问讲僧云：如何是居一切时不起妄念？

对云：起即是病。

又问：如何是于诸妄心亦不息灭？

对云：息即是病。

又问：如何是住妄想境不加了知？

对云：知即是病。

又问：如何是于无了知不辨真实？

对云：辨即是病。

师笑云：汝识药矣，未识药中之忌也。

八十四 曹山好手

有僧来参，问：抱璞投师，请师雕琢。曹山云：不雕琢。僧问：云何不雕琢？曹山云：须知曹山好手。

八十五 不借借

曹山因纸衣道者来，问：莫便是纸衣道者否？衣云：不敢。曹山曰：如何是纸衣下事？衣云：一裘才挂体，万法悉皆如。曹山曰：如何是纸衣下用？衣近前应诺，便立脱去。曹山曰：汝既解恁么去，何不恁么来？纸衣忽然开眼，问：一灵真性，不假胞胎时如何？曹山曰：未是妙。衣云：如何是妙？曹山曰：不借借。纸衣珍重，却便坐化。

八十六 入此门来，莫存知解

平田普岸禅师上堂：神光不昧，万古徽猷。入此门来，莫存知解。

八十七 神赞开示本师

古灵神赞禅师，本州大中寺受业，后行脚遇百丈开悟，却回受业。本师问曰：汝离吾在外，得何事业？师曰：并无事业。遂遣执役。

一日，因澡身，命师去垢，师乃拊背曰：好所佛堂，而佛不圣。本师回首视之，师曰：佛虽不圣，且能放光。

本师又一日在窗下看经，蜂子投窗纸求出。师睹之曰：世界如许广阔不肯出，钻他故纸驴年去！遂有偈曰：空门不肯出，投窗也大痴。百年钻故纸，何日出头时？

八十八 无佛处急走过

僧辞，师曰：甚处去？曰：诸方学佛法去。师竖起拂子曰：有佛处不得住，无佛处急走过。三千里外，逢人不得错举。曰：与么则不去也。师曰：摘杨花，摘杨花。

八十九 台山婆为汝勘破了也

有僧游五台，问一婆子曰：台山路向甚么处去？婆曰：蓦直去。僧便去。婆曰：好个师僧！又恁么去。后有僧举似师，师曰：待我去勘过。明日，师便去问：台山路向甚么处去？婆曰：蓦直去。师便去。婆曰：好个师僧！又恁么去。师归院谓僧曰：台山婆子为汝勘破了也。

九十 庭前柏树子

问：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师曰：庭前柏树子。曰：和尚莫将境示人。师曰：我不将境示人。曰：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师曰：庭前柏树子。

九十一 吃茶去

师问新到：曾到此间么？曰：曾到。师曰：吃茶去。又问僧。僧曰：不曾到。师曰：吃茶去。后院主问曰：为甚么曾到也云吃茶去，不曾到也云吃茶去？师召院主，主应喏。师曰：吃茶去。

九十二 狗子无佛性

问：狗子还有佛性也无？师曰：无。曰：上至诸佛，下至蝼蚁，皆有佛性，狗子为甚么却无？师曰：为伊有业识在。

九十三 放不下，担取去

严阳尊者初参，问师云：一物不将来时如何？师云：放下著。尊者云：既是一物不将来，放下什么？师云：放不下，担取去。尊者言下大悟。

九十四 好事不如无

文远侍者在佛殿礼拜次，师见以拄杖打一下曰：作甚么？者曰：礼佛。师曰：用礼作甚么？者曰：礼佛也是好事。师曰：好事不如无。

九十五 瑞岩唤主人

瑞岩彦和尚，每日自唤：主人公！复自应：喏！乃云：惺惺着！复云：喏！他明异日，莫受人瞒！复云：喏！喏！

九十六 良遂知处，诸人不知

谓众曰：诸人知处，良遂总知。良遂知处，诸人不知。

九十七陈睦州尊者五百力士揭石义

问：座主讲甚么经？曰：讲涅槃经。师曰：问一段义得么？曰：得。师以脚踢空，吹一吹，曰：是甚么义？曰：经中无此义。师曰：脱空谩语汉！五百力士揭石义，却道无。

九十八 这个亦坏

僧问大随：劫火洞然，大千俱坏，未审这个坏不坏？师曰：坏。曰：恁么则随他去也。师曰：随他去。僧不肯。后到投子，举前话，子遂装香遥礼曰：西川古佛出世。谓其僧曰：汝速回去忏悔。僧回，大随师已殁。僧再至投子，子亦迁化。

九十九 先师无此语

光孝院慧觉禅师到崇寿，法眼问：近离甚处？师曰：赵州。眼曰：承闻赵州有庭前柏树子话，是否？师曰：无。眼曰：往来皆谓僧问：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州曰：庭前柏树子。上座何得言无？师曰：先师实无此语，和尚莫谤先师好。

一百 无心尽同谤

大颠禅师初参石头。头问：哪个是汝心？师曰：见言语者是。头便喝出。经旬日，师却问：前者既不是，除此外何者是心？头曰：除却扬眉瞬目，将心来。师曰：无心可将来。头曰：元来有心，何言无心？无心尽同谤。师于言下大悟。

一百零一 汝无佛性

招提慧朗禅师归石头，便问：如何是佛？头曰：汝无佛性。师曰：蠢动含灵，又作么生？头曰：蠢动含灵，却有佛性。曰：慧朗为甚么却无？头曰：为汝不肯承当。师于言下信入。住后，凡学者至，皆曰：去！去！汝无佛性。其接机大约如此。

一百零二 通身是手眼

道吾问：大悲千手眼，哪个是正眼？师曰：如人夜间背手摸枕子。吾曰：我会也。师曰：作么生会？吾曰：遍身是手眼。师曰：道也太煞道，只道得八成。吾曰：师兄作么生？师曰：通身是手眼。

一百零三 米里有虫

石霜山庆诸禅师，庐陵新淦陈氏子。依洪井西山绍銮禅师落发，诣洛下学毗尼教，虽知听制，终为渐宗。回抵沩山，为米头。一日筛米次，沩曰：施主物，莫抛撒。师曰：不抛撒。沩于地上拾得一粒曰：汝道不抛撒，这个是甚么？师无对。沩又曰：莫轻这一粒，百千粒尽从这一粒生。师曰：百千粒从这一粒生，未审这一粒从甚么处生？沩呵呵大笑，归方丈。沩至晚，上堂曰：大众！米里有虫，诸人好看。

一百零四 心物俱非，除之益患

道吾禅师将顺世，垂语曰：我心中有一物，久而为患，谁能为我除之？石霜庆诸禅师曰：心物俱非，除之益患。吾曰：贤哉！贤哉！

一百零五 出门便是草

后因僧自洞山来，石霜问：和尚有何言句示徒？曰：解夏上堂云：秋初夏末，兄弟或东去西去，直须向万里无寸草处去。良久曰：只如万里无寸草处作么生去？师曰：有人下语否？曰：无。师曰：何不道：出门便是草？僧回，举似洞山。山曰：此是一千五百人善知识语。

一百零六 从缘悟达，永无退失

灵云志勤禅师本州长溪人也。初在沩山，因见桃华悟道。有偈曰：三十年来寻剑客，几回落叶又抽枝。自从一见桃华后，直至如今更不疑。沩览偈，诘其所悟，与之符契。沩曰：从缘悟达，永无退失。善自护持。有僧举似玄沙，沙云：谛当甚谛当，敢保老兄未彻在。众疑此语。沙问地藏：我恁么道，汝作么生会？藏云：不是桂琛，即走杀天下人。

一百零七 子大似个铁橛

泉州瓦官禅师在德山为侍者，一日同入山斫木。山将一碗水与师，师接得便吃却。山曰：会么？师曰：不会。山又将一碗水与师，师又接吃却。山曰：会么？师曰：不会。山曰：何不体取不会底？师曰：不会又体取个甚么？山曰：子大似个铁橛。住后，雪峰访师，茶话次。峰问：当时在德山斫木因缘作么生？师曰：先师当时肯我。峰曰：和尚离师太早。时面前偶有一碗水，峰曰：将水来。师便度与，峰接得便泼却。

一百零八

坐脱立亡即不无，先师意未梦见在

九峰道虔禅师尝为石霜侍者。洎霜归寂，众请首座继住持。师白众曰：须明得先师意，始可。座曰：先师有甚么意？师曰：先师道：休去，歇去，冷湫湫地去，一念万年去，寒灰枯木去，古庙香炉去，一条白练去。其余则不问，如何是一条白练去？座曰：这个只是明一色边事。师曰：元来未会先师意在。座曰：你不肯我那？但装香来，香烟断处，若去不得，即不会先师意。遂焚香，香烟未断，座已脱去。师拊座背曰：坐脱立亡即不无，先师意未梦见在。

一百零九 只为悟，迷却阇梨

僧问夹山：从上立祖意教意，和尚为甚么却言无？师曰：三年不吃饭，目前无饥人。曰：既是无饥人，某甲为甚么不悟？师曰：只为悟，迷却阇黎。

复示偈曰：明明无悟法，悟法却迷人。长舒两脚睡，无伪亦无真。

一百一十 目前无法，意在目前

夹山禅师曰：目前无法，意在目前，不是目前法，非耳目之所到。

一百一十一 待无人即向汝说

清平令遵禅师初参翠微，便问：如何是西来的的意？微曰：待无人即向汝说。师良久，曰：无人也，请和尚说。微下禅床，引师入竹园。师又曰：无人也，请和尚说。微指竹曰：这竿得恁么长，那竿得恁么短？师虽领其微言，犹未彻其玄旨。

一百一十二 不许夜行，投明须到

一日赵州和尚至桐城县，师亦出山，途中相遇。乃逆而问曰：莫是投子山主么？师曰：茶盐钱布施我。州先归庵中坐。师后携一瓶油归。州曰：久向投子，及乎到来，只见个卖油翁。师曰：汝只识卖油翁，且不识投子。州曰：如何是投子？师提起油瓶曰：油！油！州问：大死底人，却活时如何？师曰：不许夜行，投明须到。州曰：我早侯白，伊更侯黑。

一百一十三 以是名字，汝当奉持

问：大藏教中还有奇特事也无？师曰：演出大藏教。问：如何是眼未开时事？师曰：目净修广如青莲。问：一切诸佛及诸佛法，皆从此经出，如何是此经？师曰：以是名字，汝当奉持。

一百一十四 何处不是示汝心要

龙潭崇信禅师受具戒已，执爨数年。忽于一日问天皇曰：某甲身厕僧伦，已果宿志，未蒙和尚指示个心要，伏乞指示。天皇曰：你自到吾身边来，未尝不指汝心要。师问：何处是和尚指某甲心要处？天皇曰：汝擎茶，吾为汝吃；汝持食，吾为汝受。汝和南，吾为汝低首。何处不是示汝心要？师低头沉吟顷刻，天皇云：见即直下便见，拟思则便差。

一百一十五 德山末后一句

雪峰在德山作饭头，一日饭迟，德山擎钵下法堂。峰晒饭巾次，见德山乃曰：钟未鸣，鼓未响，托钵向甚么处去？德山便归方丈。峰举似师。师曰：大小德山未会末后句在。山闻，令侍者唤师去。问：汝不肯老僧那？师密启其意。山乃休。明日升堂，果与寻常不同。师至僧堂前，拊掌大笑曰：且喜堂头老汉会末后句，他后天下人不奈伊何！虽然，也只得三年活。

一百一十六 今日看来火里冰

一日卷帘，忽然大悟，乃有颂曰：也大差！也大差！卷起帘来见天下，有人问我是何宗，拈起拂子劈口打。峰举谓沙曰：此子彻去也。沙曰：未可，此是意识著述，更须勘过始得。至晚众僧上来问讯，峰谓师曰：备头陀未肯汝在，汝实有正悟，对众举来。师又颂曰：万象之中独露身，惟人自肯乃方亲，昔时谬向途中觅，今日看来火里冰。峰乃顾沙曰：不可更是意识著述。

一百一十七 太原孚上座悟道

师初在扬州光孝寺讲涅槃经。有禅者阻雪，因往听讲。至三因佛性，三德法身，广谈法身妙理，禅者失笑。师讲罢，请禅者吃茶。白曰：某甲素志狭劣，依文解义，适蒙见笑，且望见教。禅者曰：实笑座主不识法身。师曰：如此解说，何处不是？曰：请座主更说一遍。师曰：法身之理，犹若太虚，竖穷三际，横亘十方，弥纶八极，包括二仪，随缘赴感，靡不周遍。曰：不道座主说不是，只是说得法身量边事，实未识法身在。师曰：既然如是，禅德当为我说。曰：座主还信否？师曰：焉敢不信？曰：若如是，座主辍讲旬日，于室内端然静虑，收心摄念，善恶诸缘，一时放却。师一依所教，从初夜至五更，闻鼓角声，忽然契悟。便去扣门，禅者曰：阿谁？师曰：某甲。禅者咄曰：教汝传持大教，代佛说法，夜来为甚么醉酒卧街？师曰：禅德自来讲经，将生身父母鼻孔扭捏，从今已去，更不敢如是。禅者曰：且去，来日相见。师遂罢讲，遍历诸方，名闻宇内。

一百一十八 香严会得祖师禅

沩山闻得，谓仰山曰：此子彻也。仰曰：此是心机意识，著述得成，待某甲亲自勘过。仰后见香严禅师，曰：和尚赞叹师弟发明大事，你试说看。师举前颂。仰曰：此是夙习记持而成，若有正悟，别更说看。师又成颂曰：去年贫，未是贫；今年贫，始是贫。去年贫，犹有卓锥之地，今年贫，锥也无。仰曰：如来禅许师弟会，祖师禅未梦见在。师复有颂曰：我有一机，瞬目视伊，若人不会，别唤沙弥。仰乃报沩山曰：且喜闲师弟会祖师禅也。

一百一十九 香严上树

上堂：若论此事，如人上树，口衔树枝，脚不踏枝，手不攀枝，树下忽有人问：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不对他，又违他所问；若对他，又丧身失命。当恁么时，作么生即得？时有虎头招上座出众云：树上即不问，未上树时请和尚道。师乃呵呵大笑。

一百二十 曹源一滴水

如是历参五十四员善知识，皆法缘未契，最后至临川谒法眼，眼一见深器之。师以遍涉丛林，亦倦于参问，但随众而己。一日，法眼上堂，僧问：如何是曹源一滴水？眼曰：是曹源一滴水。僧惘然而退。师于坐侧，豁然开悟。平生凝滞，涣若冰释。

一百二十一 打即任打，要且无祖师意

龙牙居遁禅师因参翠微，乃问：学人自到和尚法席一个余月，不蒙一法示诲，意在于何？微曰：嫌甚么？师又问洞山，山曰：争怪得老僧？师又问翠微：如何是祖师意？微曰：与我将禅板来。师遂过禅板，微接得便打。师曰：打即任打，要且无祖师意。又问临济：如何是祖师意？济曰：与我将蒲团来。师乃过蒲团，济接得便打。师曰：打即任打，要且无祖师意。后有僧问：和尚行脚时，问二尊宿祖师意，未审二尊宿明也未？师曰：明即明也，要且无祖师意。

一百二十二 汝是慧超

归宗玄策禅师，曹州人，初名慧超，谒法眼，问云：慧超咨和尚，如何是佛？眼云：汝是慧超。超从此悟入。

一百二十三 渠爱人笑，汝怕人笑

舒州白云守端禅师，衡阳葛氏子，往参杨岐。杨岐一日忽问：受业师为谁？师曰：茶陵郁和尚。杨枝曰：吾闻伊过桥遭颠有省，作偈甚奇，能记否？师诵曰：我有明珠一颗，久被尘劳关锁，今朝尘尽光生，照破山河万朵。

杨岐笑而趋起。师愕然通夕不寐，黎明咨询之。适岁暮，杨岐曰：汝见昨日打驱傩者么？曰：见。杨岐曰：汝一筹不及渠。师复骇曰：意旨如何？杨岐曰：渠爱人笑，汝怕人笑。师大悟，巾侍久之。

一百二十四 向氏开示张商英

张商英居士，字天觉，号无尽。年十九，应举入京，道由向氏家，向预梦神人报曰：明日接相公。凌晨公至，向异之，劳问勤腆。乃曰：秀才未娶，当以女奉洒扫。公谦辞再三，向曰：此行若不了当，吾亦不爽前约。后果及第，乃娶之。

初任主簿，因入僧寺，见藏经梵夹，金字齐整，乃怫然曰：吾孔圣之书，不如胡人之教人所仰重。夜坐书院中，研墨吮笔，凭纸长吟，中夜不眠。向氏呼曰：官人，夜深何不睡去？公以前意白之：正此著无佛论。向应声曰：既是无佛，何论之有？当须著有佛论始得。公疑其言，遂已之。后访一同列，见佛龛前经卷，乃问曰：此何书也？同列曰：维摩诘所说经。公信手开卷，阅到此病非地大，亦不离地大处，叹曰：胡人之语，亦能尔耶？问：此经几卷？曰：三卷。乃借归阅次，向氏问：看何书？公曰：维摩诘所说经。向曰：可熟读此经，然后著无佛论。公悚然异其言。由是深信佛乘，留心祖道。